雅雨堂文集

雅雨堂文集目錄

卷一

卷三

卷四

雅雨堂文集卷一

德州盧見曾抱孫甫著　　同里後學金恒立

雅江新政序　　曾孫樞蘭言

洪雅爲川南小邑額征田纔千一百餘頃而版載戸口則萬三千有奇上農之百畝之産大戸無三年之蓄瘠已賴朝廷休養太平數十年孳生者衆其俗尚儉勤衣食差給故民不甚病

今上龍飛之二年見曾以觀政進士廷試入選格捧檄就道既謁長官皆和平寬大退而喜以爲邑雖小可以行吾政也嘗論之長有司之報政不過撫字

催科兩端刑名理而後撫字得其實錢穀清而後催科絕其擾而一切興廢闡幽尊賢育才則皆自此而推之者也洪邑額庶中貧且自川省蔡破以來額征錢糧入不敷出正項支銷一切裁減而事不容已者則皆出于里下雜項急于正賦而錢穀病矣非病于恤民之無善政而病于點金之無奇術也獄訟繁興所爭非百年之荒山即數代之故塚動須踏勘又多輿馬不通之地而累年邑令或以老或以病或以攝束之高閣懸件多于自理而刑名病矣非病于愚頑之不可化誨而病于寬縱之釀成風俗也負此二病故洪邑之在嘉陽號稱難治兒曾履任以來深思所以治洪之法無如家大人

之所以治偃者一則曰儉以養廉一則曰勤能補拙大糧徵收例有耗羨耗羨之與雜派其取諸民等耳然耗羨可以數計而雜派不可數計雜派之在官者猶可數計而雜派之在吏役者斷斷乎不能數計也減儀從省衣食絕饋遺屏宴會旣損上以益下因量出以爲入則存有限之火耗以供難已之應付儉以養廉而雜派可以盡除也夜寐夙興五官並役樹陰可以聽政判牘不厭揮毫事無大小對之必以神靈訟有曲直愛之總如子弟則體全副之精神以清數年之卷牘勤能補拙而積案可以全銷也受事以來于今八月綱舉目張規模畧定用是彙集羣言付之梨棗前載對

君之詞後列臨民之政詎曰以文章飾吏治哉蓋曾今日之
所以治民即前日之所以對
君亦即家大人昔日之所以治僾凡不可以對吾
君者不敢以臨吾民也不可以臨吾民者不敢以報吾親也
故不惟舉之于口而又筆之于書昔趙清獻晝有所爲夜則
焚香以告于天曾之以雅江新政付剞劂也亦此物此志也
夫

擘劃利害處如指諸掌　顧震滄

革弊爲民具見循吏苦心而要于歸美庭訓尤爲得體　張
殿傳

經義考序

國家沿明制以經義取士、五經頒列學宮、易宗本義及程傳、書主蔡氏、詩主朱子傳、春秋本胡氏康侯、而禮記則宗陳澔集說、蓋謂經義當大明于世□□□□□□□□□□□士子第視爲梯榮媒進之具。約略擬題。游衍活套。用徑寸之帙。以希世而取寵。問以十三經之名目。懵然莫識。間有博雅之士。窺尋註疏。至魏晉不逮。兩漢王易顯而荀虞隱。孔傳出而馬鄭微。杜註興而賈服廢。自老儒且不能舉其姓氏。又況能晰其源流。考其得失乎哉。吁可嘆也。秀水朱竹垞先生、經學大儒、著經義考三百卷、依宋十三經之例、益以大戴、凡

十四爲類一十有五淮南已刻其半其春秋已下七經暨遊經堂續附有十三類闕焉未梓余竊病之乾隆癸酉余以轉運再至淮南明年三月始得其未刻之本于先生之孫稻孫乃與同志授之梓而爲之序曰六經至孔子而論定孔子沒西河七十子之徒轉相授受延及兩漢其有家法迹有宋理學勃興諸儒名以已意說經義理勝而家法轉亡矣故二經十翼之分合朱子謂鄭風爲淫奔蔡氏謂商周不改月時胡氏以傳謂聖人以天自處好古之士不能無疑頃□□□又所見古書絕少往往憮焉今觀經義考所載雖其闕佚者逸半猶必爲之稽其爵里條其同異其存者在學士大夫之

家如得購而讀之詎不爲厚幸歟竊嘗謂通經當以近古者爲信譬如秦人譚幽冀事比吳越間宜稍稍得其真必先從記傳始記傳之所不及則衷諸兩漢兩漢之所未備則取諸義疏義疏之所不可通然後廣以宋元明之說勿信今而疑古致有兔園册子師心自用之誚用以廣□□□□□□□□是則余區區刊是書之志也刻成倂以弁諸首

漢人傳經有家法當時備五經師訓詁之學皆師所口授其後乃著竹帛故漢經師之說立于學官五經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經師不能辨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是以古訓不可改也經師不可廢也後人撥棄漢

學。薄訓詁而不爲。即爾雅亦不盡信。其說經也。往往多逞私臆。經學由茲而晦。篇中義理勝而家法亡一語。道破前人之陋。爲之稱快。末幅言通經之法。眞懸諸日月而不刊之論。士人苟奉此說爲圭臬。則經學明而人才盛。人人盡通達國體。豈止變學究爲秀才耶。惠定宇

周易孔義集說序

余年五十有一遣投塞外始學易求之以先儒之說往往此儒之解不通于彼儒此卦之義不通于彼卦講彖者不通于彖傳講象者不通于象傳其說曰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各自爲易余始而信繼而疑疑而不得其解輒廢寢忘食窮思極慮至于心如死灰忽而有覺頗得新解以彖傳釋彖而乃得彖以象傳釋象而乃得象推之卦爻無不皆然恍然曰道盡于孔子之十翼但先儒之義不能盡合于孔子耳然未敢以自信乃歸至京師從諸故人求易武功馬思山位寄易書十數種于中得項平甫周易玩辭一書讀之與余見合十之六

七因遂渙然無疑方欲自作一註名之曰尊孔以質疑于天下後世而未能也歲甲戌同年沈子敬亭以所著孔義集說見示其中多采項氏復廣輯諸儒粹言以明孔子之易由孔子以遡羲文周之易有先得余心者沈子之言曰伏羲初有卦畫無文字文周繫之以吉凶悔吝而其故不顯自孔子定之以中正以一卦分二體而以二五爲中之象以六爻分陰陽之位而以所乘之陰陽當位爲正之象微中正則吉凶悔吝不可得而明微吉凶悔吝則伏羲之卦畫亦徒設知此而羲文周之易盡于孔子之傳辭無疑矣嗚呼沈子之志即項氏之志即余從絕學中焦思勞心捫籥而得之者三人代隔

五六百年地殊萬餘里而所見不謀而合此可見人心之同然而易道之不必遠求也竊嘗謂孔子傳易商瞿後班氏所列傳授諸家今皆無書而漢京焦氏專說陰陽災異旣與孔聖之易絕遠乎何宋邵子復宗希夷之說列卦爻爲先後天方圓圖先儒謂上古無言之教何若是之紛紛此自成爲邵子之學于易無預夫易宜引而近之無務推而遠之孔子序卦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于竇注取始于天地天地之先聖人存而不論不聞有所爲先後天也其論百世可知徵諸夏商之損益不聞有所爲前日起卦與陰陽災異之說也惟就每卦中逐爻逐位觀其進退往來之變占其吉凶悔吝之辭

以識夫吾生趨避脩省之道。斯則孔子教人學易之旨。而余與沈子所見畧同者也。爰不辭而為之叙

以十翼解說二篇之義者。西漢費直。東漢荀爽。今所傳之易。乃費氏本。而其說不傳。惟荀氏九家註。猶存。頗得聖人之旨。虞翻論易。斥諸家為俗儒。獨推荀氏。先生潛心于易學有年。而其論與費荀同。眞卓識也。邵子。先天原本老氏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而來。先生據干令升註駁之。此皆發前人所未發者。 惠定宇

刻李氏易傳序

兩漢傳易者數十家唯費氏爲古文易今所傳之易乃費易也費長翁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頗得聖人遺意唐有章句四卷惜已亾佚其後荀慈明祖述費學亦以十篇之義詮釋經文故當時說費言易者皆傳荀氏學九家亦以荀爲主虞仲翔注易其說六爻升降之義皆荀法也二家之義爲兩漢最故唐資州李氏撰易傳集解共三十餘家荀虞獨多先是王輔嗣以易專尙黃老謂卦中所取之象皆假象也韓康伯因之易之大義始乖六朝王氏之易與鄭氏並行自孔穎達奉詔爲五經正義易用王氏而兩漢之學亾矣今幸李

氏易傳尚存、前明朱氏胡氏毛氏刊本流傳、然板皆迭失、又多訛字、余學易數十年、於唐宋元明四代之易、無不博綜元覽、而求其得聖人之遺意者、推漢學爲長、以其去古未遠、家法猶存故也、爲校正謬誤、刊以行世、并附宋王伯厚所采鄭氏易于後、以存古義、荀虞逸象最多、故李氏序云、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晁公武謂李氏刊王存鄭、此誤解序義也、爲辨而正之、乾隆丙子

刻鄭氏周易序

鄭氏之學立于學官自漢魏六朝數百年來無異議者唐貞觀中孔穎達撰五經正義易用王輔嗣書用孔安國而二經之鄭義遂亡今傳者惟三禮毛詩而已然北宋時鄭易猶存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四篇載于崇文總目故朱漢上震晁嵩山說之俱引其說至南宋而四篇亦佚于是浚儀王厚齋應麟始裒羣籍爲鄭氏易一卷前明胡孝轅震亨刊其書附李氏易傳之後往余讀五經正義所采鄭易問及爻辰初未知爻辰爲何物及考鄭注周禮太師與韋宏嗣昭注周語乃律家合辰樂家合聲之法蓋乾坤十二爻左右相錯乾鑿度所

云間時而治六辰故謂之爻辰也漢儒說易並有家法其不苟作如此第厚齋所集尚有遺漏吾友元和惠子定宇世通古義重加增輯并益以漢上嵩山之說釐爲三卷今依孝經之例仍附于李傳之後用廣其傳于世余學易有年每講求漢儒遺書以求印正雖斷簡殘編未敢有所忽略此書之傳雖不及三禮毛詩之完具然漢學易義無多存此以備一家好古之士或有考于斯乾隆丙子

刻周易乾鑿度序

周易乾鑿度二卷，其中多七十子大義。兩漢諸儒皆宗之。京房之注大衍，宣誦之用甲寅元，陳寵之論三微，張衡之述九宮，許慎之稱君人五號，又鄭康成注易，謂易一言而含三義，注禮謂三王郊用夏正，以易之帝乙為成湯，咸本乾鑿度。一行言卦氣之說出孟氏章句，而不知乾鑿度已言之。此皆易之大義也。或曰，緯書非學者所尚，是不然。聖人作經，賢人緯之。經粹然至精，緯則有駁有醇。成哀之緯，其辭駁。先秦之緯，其辭醇。乾鑿度先秦之書也。去聖未遠，家法猶存，故鄭康成漢代大儒而為之注，唐李鼎祚作易傳，是時緯候具在，獨取

乾鑿度非以其醇耶此書前明刋本流傳而多闕誤茲得之
嘉靖中吳郡錢君叔寶藏本不失舊觀爲梓而行之以備漢
學世所傳乾坤鑿度文義淺陋陳直齋謂崇文書目無之至
元祐田氏書目始載是國朝人依託爲之非此書之比也乾
隆丙子

刻尚書大傳序

漢濟南伏生著尚書大傳四卷鄭康成爲之注案伏生傳尚書授同郡張生及千乘歐陽生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勝傳從兄子建爲小夏侯由是今文尚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之學立于學官訖東漢末相傳不絕及晉永嘉之亂三家並亡考漢書藝文志伏生所傳經二十九卷傳四十一篇鄭康成序謂章句之外別撰大義劉子政校書得而上之其篇次與藝文志合卽今大傳是也此書元時尚存前明末閣著錄皆嘆山東大師伏生冠于漢初康成殿于漢末而大傳一書出自兩大儒此吾鄉

第一文獻也爰留心訪求近始得之吳中藏書家雖已殘闕然五行傳一篇首尾完具乃二十一史志之先河也三家章句雖亡而今文之學存此猶見一斑爲刊而行之別撰補遺一卷并附康成集于後俾後之求漢學者知所考焉乾隆丙子

大戴禮記序

大戴禮十三卷向不得注者名氏朱子嘗以爲鄭康成亦以其精核有似之者然其間有引鄭說及郭象孫炎之言惟王深寧斷以爲北周盧景宣所注景宣名辯本傳云以大戴禮未有解詁乃注之其兄景裕謂之曰昔侍中著小戴今爾注大戴庶纂前修矣然今所傳惟二十四篇有注其餘十五篇無注朱子亦謂其不可曉則在宋時本已然矣此書篇第或以意顛不爲後人所更易如明堂之制本即在盛德篇中魏李謐著論梁劉昭注續漢志及唐杜氏通典皆如此今又別出明堂篇第六十七非也其他如投壺公冠等篇皆錯亂

難讀學者病之余家召弓大史于北平黃夫子家借得元時刻本以校今本之失十得二三注之爲後人刊削者亦得据以補焉又與其友休寧戴東原震泛濫群書參互考訂既定而以貽余夫以戴書盧注經千百年後復有與之同氏族者爲之審正而發明之其事蓋有非偶然者因亟授諸梓獨惜侍中小戴注不傳但散見于諸經注疏中昔朱子嘉東漢諸儒說禮甚有功而以侍中爲稱首安得更爲之搜輯次比之以傳乎乾隆戊寅

刻高氏戰國策序

漢末涿郡高氏誘少受學于同縣盧侍中子幹嘗定孟子章句作孝經呂氏春秋淮南諸解訓詁悉用師法尤精音讀其解呂氏春秋淮南二書有急氣緩氣閉口籠口之法蓋反切之學實始于高氏而孫叔然炎在其後今刻二書者盡刪其說爲可惜也高氏又嘗注戰國策三十三篇世無其書前明天啓中虞山某氏以二十千購之梁溪安氏乃南宋剡川姚伯聲校正本後又得梁溪高氏本互相契勘遂稱完善曩余讀吳文正公東西周辨謂戰國策編題首東周次西周而今鮑彪本誤以西周爲正統升之卷首始知古本戰國策爲鮑

氏所亂久矣及余再涖淮南屬友人于吳中借高注考之嘆交正之辨爲不可易高注古雅遠勝鮑氏其中編次亦與鮑氏迥異兩漢傳注存者自毛氏何氏而外首推鄭氏繼鄭氏而博學多識者唯高氏蓋其學有師承非趙臺卿王叔師之比也惜孟子章句孝經解不傳而此書于絳雲一炬之後幸而得存爲刊板行世好古之士審擇于高鮑二家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乾隆丙子

五禮通考序

往余讀徐東海先生讀禮通考嘆其兼綜當代折衷盡善有功于禮教甚大而病其不全通籍後同年顧君震滄學問淵博尤邃于經余前任兩淮延顧君教子數共晨夕嘗爲余言少時嘗欲鉤貫六經作周官聯一書未就余亟贊之曰子速成之吾爲子任剞劂之費會余以事謫從塞外而顧君有春秋之纂述遂不果暨余賜環而顧君年已老矣疑五禮不復得覩全書深以爲憾乾隆乙亥冬錫山秦少司寇味經辱示余五禮通考全書增徐氏吉軍賓嘉四項而喪禮補其未備吞吐百氏翦裁衆說蓋

舉二十二史悉皆以周禮儀禮爲之統率上自朝廷之制作下逮儒者之議論靡不搜抉仄隱州次部居令讀者一覽易曉至是而世之有志于禮教者始暢然滿志而無餘憾矣先生所增四禮于吉禮尤詳夫禮有宜法古者有宜于古不宜于今者我

朝

聖聖相承一新禮制如康熙庚午

廟堂祇禘禮無庸議而會典無大饗明堂之禮其卓識直高出百王以上先生曾佐秩宗熟覽掌故宜其著述昭晰詳備而無遺若此也嗚呼儒者窮愁著書無世網之嬰得以朝夕

肆志于學若先生年甫踰壯起家禁近洊列卿貳夙夜服勞乃能退食從容裒集數百代典章文物卓然成此大觀爲秦漢以下未有之書豈不偉哉會先生書來徵余作序余因道二十年前與顧君有志欲爲而未及爲者如此

重刻萬充宗先生經學五書序

四明萬生福攜其大父充宗先生所著經學五書見示中間言禮者四學禮質疑四卷禮記偶箋三卷儀禮商二卷周官辨非一卷言春秋者一學春秋隨筆十卷按其作書之日則春秋爲康熙辛酉後所成而禮學四書尤生平所注意其哲嗣授一先生爲次第版行之者也萬生云乾隆庚申三月其家復不戒于火遺書盡爲煨燼此册從友人插架攜歸者先人著述如一髮之引千鈞倘遂因此滅絶則某之罪滋大亟謀諸同志重梓以廣其傳而乞余一言爲之序竊惟先生爲梨洲黄公入室弟子故其學皆務實踐覃研經典務去剿說

雷同傳會穿鑿之病其立說以爲非通諸經則不能通一經非悟傳註之失則不能通經非以經釋經則亦無由悟傳註之失因是由博致精而深求乎造化之微妙凡所解駁悉發前人所未發出馬鄭後千餘年數百家辯論之外故雖老師宿儒讀其書者無不心折首肯而信其必傳于後無疑也先生纂春秋凡得二百四十二卷癸丑秋燬于火不留隻字茲編所載乃辛酉館于海昌陳氏所作者陳氏力能著書故先生搜羅更倍心力耗竭癸亥七月延昭公而先生遽捐館矣賫恨以歿年甫五十有一其一生具載梨洲先生墓誌銘及鄭禹梅梁所著跛翁傳中而郡邑又各志其行事若惟恐失

其人者則先生之人與先生之學其不朽惟均也顧不幸再燬于火流傳久遠尙將有愛慕之者抉剔出之况其殁世未久遺書尙存忍令其浮沈散失而莫之或顧者乎余嘉蔚生之志爲助其刻資之半而重爲序之

查查浦南北史識小錄序

海寧侍講查查浦先生博學能文嘗執贄于姚江黃梨洲徵君之門入成均時與乃兄初白同受知吾鄉王漁洋司寇相繼成進士入翰林高才碩望翀聯一時歿後詩古文集及所著音韻通考查浦輯聞諸書均次第鏤版行世長君查宣門大令復出其南北史識小錄十卷問序于余余惟李延壽之作南北史也識之者謂其專紀傳而無表志至下比于冗書小說而司馬溫公亟稱之謂陳壽三國志以後無能過者明國子祭酒張一桂刊南史于學宮序云幼嗜此書稱其包齊括宋齊梁陳爲文苑之白眉史家之赤幟又稱其漁藝獵

摭擷菁振滯使覽者刮目聵者解頤以余論之非虛美矣今甌北先生此錄盡刪其大政而于其小者獨搜摘無遺其事則史而義不在史蓋自成一書者竊以為人讀史毋究心于治亂興衰之故務縱觀其政事與禮之大端而屑言逸事則往往忽之然昌黎子之論讀書曰貪多務得細小不捐又曰補苴罅漏張皇幽渺裴榮期之語林劉義慶之世說皆其識小者也詎可忽乎哉余于南北史一書頗同張祭酒之好今老矣所升多忘攜此一編以為篋中鴻寶何快如之因慫慂授梓而序其緣起如右

刻摭言序

進士所從來尚矣射義稱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天子試之射宮鄭康成注歲獻國事之書及計偕物也三歲而貢士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漢踵其選郡國有好文學敬長上出入不悖所聞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受業卽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唐之朝集使與貢士見于殿廷舉人朝見列于方物之前猶循歲獻計偕之例故進士一科雖始于隋之大業盛于唐貞觀永徽之際而王制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其選端乎考唐選舉志科目有秀才明經俊士明法明字明算

等多至八十五科然終不得與進士並列宜爲學者之所爭趨也唐末有鳳閣侍郎王方慶六代從孫定保撰摭言一書記進士應舉登科雜事共列一百五門釐爲十五卷每條有論贊所述與故有選舉志所未備者豈非以當時崇尚而又爲歷代之所遵行者故不憚詳細言之以存舊事歟此書行世絕少吾鄉漁洋山人謂與封氏聞見記皆秘本可貴重者特刋布以廣其傳定保光化二年進士爲吳融子華壻其載子華祭陸魯望文傑驚有奇氣云乾隆丙子

刻文昌雜錄序

吾鄉漁洋先生最喜說部書遇一僻秘世所罕見者往往于友人許展轉借錄讐校評泊儲之池北書庫當時風流好事輝映朝野先生于康熙己巳服闋入都至辛巳四月請急歸里官京師十年之間曾撰居易錄一書凡官方遷擢政事因革逐日記載歎其見聞周悉可爲史家取裁但未知其書體例創自何人及觀宋龐元英文昌雜錄始知先生倣懋賢之書而爲之蓋池北書庫有此書也前輩撰一書必有所本其不苟作如此懋賢爲丞相莊敏公籍之子元豐壬戌官主客郎中在省四年時官制初行記一時聞見及朝章典故頗

可觀覽故先生稱爲說部之佳者此書刻本無多爲梓以行
世懋賢名元英蠶尾集跋誤書文英當改正通典以尙書省
乃文昌天府麗爲郎官郎省中事故以名其書云乾隆丙子

刻匡謬正俗序

唐秘書監顏師古貞觀中與國子祭酒孔沖遠同定五經正義師古更承其叔父游秦之業注漢書一百卷當時稱爲班氏功臣又以世俗之言多謬誤質諸經史匡而正之謂之匡謬正俗未成而卒永徽中其子揚庭編爲八卷上之奉勑錄付秘閣其中所引典籍及諸家訓詁多上世逸書言辨而確可資後學見聞蓋唐人尚詩賦而師古沖遠獨畢力于經史近代乘唐人之詩者無慮數千家二君者顧不貴兩用知古人學有專門不尙兼長今人經史詩賦事事求工而身後遺書不免茂如之歎讀是書可以知所務矣宋時雕板避諱作

刊謬正俗元明以後未見刻本爰梓而行之以廣其傳攷刊
爲匡存本書之舊師古名籀以字行故漢書及此書結銜並
稱師古云乾隆丙子

刻北夢瑣言序

陵州孫氏光憲當有唐之季避地荆南爲高從誨從事作瑣言二十卷取左傳田于江南之夢荆江故在其北乃以北夢名篇其書皆唐氏賢哲言行暨五代十國之事蓋光憲嘗從楊元登玭遊元登多聞因資取其說而爲之唐自廣明以後文獻莫徵五代之際記載多闕得此書猶可考證宋太平興國中李昉等奉勅撰廣記五百卷采瑣言尤多前明商氏刻稗海亦有是書殊失本眞茲得林屋葉石君萬收藏本石君又得之吳方山岫于是孫氏之書犁然完具余恐其日久散佚特爲刋布用廣舊聞光憲字孟文自號葆光子又嘗著續

通歷十卷平生詩文名鞏湖編玩皆不傳爲可惜也乾隆丙

子

刻封氏聞見記序

昔漁洋先生最愛封氏聞見記唐摭言二書以爲秘本可貴案封氏演唐代宗時人與陸長源友善天寶中同張柬之曾孫紳在太學先後舉進士大歷中爲縣令德宗時官至御史中丞嘗撰古今年號錄一卷錢譜一卷聞見記五卷年號錄錢譜二書並亡惟聞見記獨存然流傳絕少故稗海秘笈諸刻罕准逃爲前明東吳吳方山家藏是本虞山孫岷自得之秦酉巖閱畢臨勘先又從孫氏假錄于是吳中間有藏者余倩友人訪而得之與唐摭言校刊行世尋唐書藝文志晁氏讀書志並云五卷今所傳乃十卷稍有闕佚則似展轉相錄

而失其本眞耳然考據該洽論辨詳明乃說部之佳者宜爲

漁洋所寶愛云乾隆丙子

刻金石錄序

趙德夫金石錄三十卷匪獨考訂之精覈也其議論卓越時有足發人意思者顧世鮮善本濟南謝世箕嘗梓以行今其本亦不可得見獨見有從謝氏本影鈔者并何義門手校吳郡葉文莊公本此二本庶幾稱善其他鈔本猥多目錄率被刪削字句訛脫不足觀學者未得見謝葉二家本得世俗所傳猶不惜捐多金購求繕寫珍弆爲枕中秘蓋其書之可貴若此余患其久而失眞也因刊此以正之德夫之室李淸照字易安婦人之能文者相傳以爲德夫之歿易安更嫁至有桑榆晚景駔儈下材之言貽世譏笑余以是書所作跋語考

之而知其決無是也德夫歿時易安年四十六矣遭時多艱流離往來與有殘闕又六年始爲是書作跋是年已五十有二匪夏姬之三少等季隗之就木以如是之年而猶嫁嫁而猶望其才地之美和好之情亦如德夫昔日至大失所望而後悔之又不肯飲恨自悼輒諜諜然形諸簡牘此常人所不肯爲而謂易安之明達爲之乎觀其猶經喪亂猶復愛惜一二不全卷軸如護頭目如見故人其惓惓德夫不忘若是安有一旦忍相背負之理此子輿氏所謂好事者爲之或淡謗如碧雲騢之類其又可信乎易安父李文叔即撰洛陽名園記者文叔之妻王拱辰孫女亦善文其家世若此尤不應爾

余因刋是書而並爲正之毋令後千載下易安猶蒙惡聲也

乾隆壬午

刻金石三例序

文章無義例惟碑碣之製則備載姓氏爵里世系以及功烈德望子女卒葬之類近于史家如春秋之有五十凡故例尚焉碑碣興于漢魏迄唐宋以下而例則斷自韓子元潘蒼崖創爲金石例十卷制器之楷式爲文之榘矱靡不畢具明初王止仲又撰墓銘舉例四卷兼韓子以下十五家條分縷晰例之正變推而愈廣

本朝黄梨洲以潘書未著爲例之義與壞例之始作金石要例一卷用補蒼崖之闕合三書而金石之例始賅最病時賢碑碣敘次失宜煩簡靡當蓋未嘗于前人體製一爲省錄爾茲

故彙刻以行世俾後之君子曉然于金石之文不異史家發凡言例亦春秋之支與流裔觸類而長之庶乎知所從事矣蒼崖吾鄉濟南人止仲吳中北郭十子之一梨洲爲忠端公子漁洋重推之三君者學問文章皆有根柢其所論著足爲程式刻既成爲序其大畧如此乾隆乙亥

趙飴山先生聲調譜序

近體詩之有平仄。人知之。古體詩之有平仄。人不盡知之。不知者無論矣。其知之者。亦往往有所不盡。而盡知之者。又秘之而不以傳于人。此飴山夫子聲調譜之所爲作也。余少受聲調之傳、于同里田香城先生、香城受之難兄山薑、而山薑則因謝方山以轉叩于漁洋、而得其指授、然于近體則詳、古體則約。亦有知之而未能盡者。後得聲調譜鈔本義例該通。指證明確。印以大歷以後唐宋元大家各集。若合符節。不失黍絫。往見時髦。自號詩人。動刋成集。非爲樂府歌行。茫然于音節之間。即近體亦誤于一三五不論之說。致多落調。爲有

識者所笑。則聲調一譜、誠爲學詩家指南之車、不可不亟廣其傳者矣。此譜刻于本家、流布未遠、而版已漫漶、翻刻者數家、既多魯魚之訛、又或以己意添注、轉失本旨、茲再爲校刊、以公諸海內。又所著談龍錄一書、多關宗旨微言、皆前賢之所引而未發。學詩者不知。必至徒飾形貌。無關性情。因亦節鈔授梓。以廣教思于無窮焉。至飴山談龍錄自序。王阮亭司寇方以詩震動天下、聞古詩別有律調、往請問、司寇靳焉、余宛轉竊得之。是飴山聲調之學、實得之漁洋、與常熟馮氏自不相涉。又談龍錄云、阮翁律調、蓋有所受之、而終身不言所自。其門人海虞仲是保跋此譜、乃謂唐聲調自馮氏始發其

徵和之者爲□□□程孟陽梅村得之孟陽漁洋又得之梅村而不知飴山之與定遠自稱私淑原非□授定遠遺書具在未聞其有聲調之論漁洋之交□□梅村在司李揚州之時以前樂府歌行依永和聲與西樵擅名已久亦不因□吳兩公始講聲調也仲氏不知而作故刪其跋語而附論之如此乾隆己卯

重刻趙秋谷先生談龍錄並聲調譜序

益都趙秋谷先生以詩名天下、生平所爲詩凡數種、合若干卷、歿後、閣學濱南李公視學吾鄉、從其介嗣、得先生手定本余乞之、而版行于世、序曰、先生少負才名、弱冠即擢高科、入詞苑。聲華震一世。顧一蹶不復振。退而老于名山大川之間。者垂五十年。所爲詩。簡淡。高逸。寄興微妙。讀之者悄然而思。悠然而移我情。洵古作者之傑也。先生同時、新城王漁洋司寇、方以詩學主盟中夏、海內工吟咏者、爭出其門、得其一言、聲譽頓起、先生稍晚出、顧不肯爲之下、間出其意見相同異、漁洋初爲延譽、後乃御之、先生著談龍錄、以見意、兩家門弟

子互相訾謷至引先生此書爲口實亦過矣往嘗怪西漢經師各持門戶公穀兩家互爭同異黨枯護朽入主出奴今于詩亦復然可發一嘆也蓋嘗提談龍錄而論之其援引各條如發乎情止乎禮義如詩以言志詩之中須有人在詩之外尚有事在三百篇復作豈能易斯論哉又云文以意爲主以言語爲役主强而役弱則無令不從又云清新俊逸杜老所重要是氣來神來非可塗飾而至然亦非以此立詩之標準又先生論詩絶句云欲知秋色分明處只在空山落照中種種足參微言而其論漁洋則曰大家曰言語妙天下嗚呼是亦足矣漁洋分甘餘話載與曹祭酒禾論歌行曹云杜李

韓蘇語句特有利鈍先生獨無瑕可攻公云阮公詩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寧特鑑湖一曲此與先生千頃之波不可清濁必使瀠洄澄澈則終爲溪洛之論正同而謂愛好一語遂見以爲漁洋病則拘門戶者之過也竊謂詩以道性情其體有風雅頌之不同又有比興賦之異自三百篇以至今作爲詩者於各就其性情之所近必欲執一格以繩之豈通論哉余既梓行先生之詩因並取談龍錄附之卷末以告世之善讀是書者

雅雨堂文集卷二

德州盧見曾抱孫甫著　同里後學金在恆立方編次

曾孫樞蘭言校梓

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序

唐李漢編昌黎先生集得古詩三百一十聯句十一律詩一百六十不以年次求計有功唐詩紀事于昌黎雖有編年而詩或從略嗣是注韓詩者雖出而呂大防程俱洪興祖方崧卿各撰年譜樊汝霖文作年譜注

國朝顧氏嗣立參考新舊兩書取諸家之譜增訂訛畧閱者便之然以詩繫年與諸家不無小異舛訛亦時有而轉注故實尤多所未備夫知人論世當細覈其廻翔中外仕路升沈

與夫藩鎮官豎朋黨紛乘之故乃可句櫛字梳年經月緯而
無忒朱子于韓集用功最深考異一書學者尚有疑實後世
可率臆而爲之說與吾友方扶南先生譔昌黎編年詩注博
極搜書詳考事實大抵援新舊兩書以正諸家之誤援行狀
墓誌以正兩史之誤俾讀者顯然如與籍湜輩親登其堂
斯眞昌黎之功臣也已扶南老矣將售是書以爲買山計余
既歸其貲且付剞劂扶南學問浩博然求免有貪多之病其
注之重複者如湯湯字首卷古風既注堯典二卷龍宮灘詩復注之類習見者如滑稽以論語注不
能以孟子以詩注復以賦注者如緜緜竹字既以蘇武詩注復以任昉賦注之類不須
注之類
注者如浩浩悠悠閑卷低頭之類豔删之說俗者如魏都賦蕭蕭階闥作蕭蕭階闥後漢書輶軒

柴轂作輜軿 紫轂之類 更正之不知扶南以為何如也乾隆二十三年

戊寅六月序

刻查注蘇詩序

宋蘇文忠公詩內有王氏龜齡注世多訾之自宋尚書牧仲版行施氏本而王注遂廢故翰林查初白先生以詩名世又以施氏于文忠之詩歲月先後多失次其稱引事詞不無謬缺更爲之編年而補其注積三十年之久而書始成視原書贏餘倍之其用心可謂精且勤矣吾師黃崑圃先生以授子子反覆是二書亦互有得失查例言云注家有疎漏之病有繁蕪之病疎漏處查既爲之補矣至繁蕪則查視施爲更甚查云有詩意本瞭然多添註脚者有所用非此事強爲牽率者有一事經再用三用稠疊引者愚謂如不乘二字而必

引毛詩邶風四顧二字而必引莊子養生主愚軾二字而必引莊三十一年左傳楚臣騷三字而必引史記屈原傳又如送張安道赴南都留臺詩我亦世味薄因循鬢生絲此有何難解而必援昌黎詩爲證洪容齋云讀是書者要非蒙童小兒此可發一笑也查于此或仍施注而不删或自爲增補而益冗贈答諸公如錢藻劉恕張方平之屬宋史自有傳與本詩毫無干涉而必牽引累幅地理如秀州之爲嘉興縣歸德府之爲宋南京歷陽之爲今和州此只許一二筆便了而必列歷代沿革本末至于邪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渦口入淮尤謬邪溝入淮名末口非渦口也渦口合淮在鳳陽府懷

遠縣與淮安山陽縣相去五六百里、職官如留臺之起于晉
邇英閣之起于仁宗、景祐二年、龍圖閣有學士、直學士、侍制、直
閣、凡四等、此亦須簡筆標識、使人易曉、方必多引志書語林、
甚或旁及他事、此非欲注蘇、直欲自作一書、如宋地理職官
諸考耳。毋怪乎卷帙之多、比原本一倍有餘也、查又云仁宗
朝之制科、范景仁之新樂、王介甫之新法、种誼之禽鬼章、鄜
恕之搆宜仁、王韶之啟邊釁、皆絕大事件、以一無援証、又元
祐之議四河、議郊祀、議権蜀茶、諸事亦模糊影響、爲施注
疎漏之大、此等亦必詩中顯及此事、方可及之、不然只一事
但累幅不能盡、豈可以三朝事蹟、入公詩集中、盡行收入耶、

至如潠㵎二字、集中第注出選賦、亦不詳潠㵎爲何[illegible][illegible]可知千熊羆、并未詳出處、此必宜注者、反不之及、無能貫會寫處、即有闕遺處也、余愛此書爲先生一生精力所萃、而惜有未愜、乃屬同人爲校讐、于其繁殘、概爲刪削、于其闕遺、間補一二、要歸于明是詩而止、至其編年、一依欒城前集以巳亥冬侍老蘇公自蜀至楚詩壓卷、大勝施氏本、以辛丑十一月初赴鳳翔詩爲冠、而每首附子由和詩、并附入諸公次韻、想見公兄弟朋友一時賡酬唱和之盛、則一遵先生定本、不復改云、

刻漁洋山人感舊集序

自古一代之興川嶽鍾其秀靈必有文章極盛之會以抒洩其菁英鬱勃之氣其發為詩歌朝廷之上用以鼓吹休明即散見山林藂澗之間片璧碎金都堪寶貴而又必有人焉為之別裁偽體彰微闡幽以論定一代之作而使之必傳于後如梁昭明太子之選漢魏六朝尚矣近代以來元遺山之中州集□□□之列朝詩選朱竹垞之明詩綜亦其人也我

朝詩教丕興跨明軼宋顧獨未有選人百年奄忽宗尚遷流正始遺音識絕響迄列選接武諸賢陳迹湮沒有求其爵里而不得者乾隆丁巳罷官揚州嘗與馬君秋玉論及此事自

維詞臣不足揚扢風雅而顧瞻當代遲之又久以至于今則仍未有其人余滋懼焉辛未冬以公役至京師謁崑圃黃夫子于家出所鈔漁洋先生感舊集見示拜受而卒讀之其搜剔也廣而不濫其持擇也約而不遺竊謂此書傳我
朝之詩與人與俱傳矣蓋治熙之交正當我
朝詩人初盛之會遜世之遺老與國之碩彥無不萃會一時
先生以應運星精誕發介胄早登壇坫宏獎風流自非淹雅鴻儒即無由登龍門而長聲價是故我
朝之詩人雖不盡于是集集中名家之詩亦非是集之所能盡而人之以詩鳴于我

朝之初盛而必傳于後者已囊括而無遺後先生而起者如有志于

本朝詩選舍是集將焉歸乎嘗考

國初將□□□□□有吾炙集葉侍郎訒菴有獨賞集施侍講愚山有藏山集其體例均與茲集彷彿然三書者今或莫舉其名先生之存也是集亦僅有其序而未流傳其書詎意歿後四十餘年猶爲宗工之所購求珍秘以轉授于余馬君秋玉又不期而遇于京邸不忘久要慨然任剞劂之事此蓋有天焉非人之所能爲也于是不遠千里延淄川老友張孝廉漁村至署采集故實以長夏簿書餘晷秉燭搽觚傚遺山

以下各詩選之例人系之以小傳而述所緣起如右以貽之至集之名感舊則先生有取于曹子桓之言死生契濶之情自序言之盡矣抑余官揚州日憶平山紅橋爲先生修禊賦冶春之地亦嘗與諸名士觴詠其閒藻文采風流未足後先輝映然當時高懷逸韻猶彷彿遇之于琴尊林壑之閒乃忽忽十餘年已成往事此余敘述斯集亦不覺忽焉感舊喟然而三歎也乾隆壬申夏六月

山左詩鈔序

國初詩學之盛莫盛于山左漁洋以實大聲宏之學爲海內執騷壇牛耳垂五十餘年同時若宋荔裳趙清止高念東田山薑漁洋之兄西樵清止之從孫秋谷咸各先登樹幟衣被海內故山左之詩甲于天下蓋由我朝肇興遼海聲教首及山東一時文人學士鼓吹休明黼黻盛業地運所鍾靈秀勃發非偶然者也顧百餘年來未有專選漁洋咸舊詩集遍及海內之知交故舊而于山左或缺畧未備先生嘗以爲憾今距先生之殁又四十餘年矣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元遺山中州集人

列一小傳欲讀者因其遭遇出處以得其詩之興會所寄□□□列朝詩選朱竹垞明詩綜亦遞相祖述余近刋漁洋感舊集爲之補傳每嘆遺文散失姓氏無徵吾鄉文獻及今不爲捜輯再更數十年零落澌滅盡矣此後死者所大懼也竊不自揆屬同里宋蒙泉弼平原董曲江元度及諸同人遍捜昭代之詩上自名公鉅卿下及隱逸方外莫不畢載釐爲六十卷每人各附小傳具列鄉里出處間綴名流評隲以備一代之詩史以昭我

聖朝風雅之盛在昔周室初興二南之詩播諸絃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誠以王化所首被爲雅頌所肇基而當時國史

題爲小序後之學者宗焉今余鈔
本朝之詩卽不能每篇盡求其故而因其人之生平行事可
考見其詩之彷彿用以上繼遺山諸公之遺此則區區編是
詩之志也若其詩之品格高下宗派異同世之覽者當自得
之乾隆戊寅

漁洋山人精華錄訓纂序

吾友東吳惠子定宇出所撰漁洋精華錄訓纂一書示余且
乞余敘余發函讀之喟然歎曰此數百年注詩家絕無而
僅有之書也夫注漁洋詩之難同于注蘇往聞放翁同范公
石湖論東坡詩因舉坡詩中一二事歎其用事之嚴意深語
婉未易窺測范公亦太息曰如此誠難矣嗟乎東坡遭時媒
孽憂讒畏譏故其託興幽渺誠有非故老傳聞未易知者若
漁洋躬逢
熙明不諱之世指事造物顯然而其難同于注蘇者緣漁洋
博贍名天下其爲詩漁獵百氏含咀六經其引用如鐘鼎科

北山經水注旁及琳宮梵宇之書靡不津逮而又性勤汲引唱和徧朝野凡布衣風雅之士詩中必一見之昔少陵詩號詩史而漁洋詩爲一代文人總彙故注是詩極難通于古者或盲于近事嫺于今者或暗于舊聞欲倣毛鄭作箋傳未免挂一漏萬之譏惠子之祖硯谿先生爲漁洋辛未所取士而尊人半農學士又親炙漁洋之門兩世淵源漸漬浹洽而惠子又用功深歷歲久是書一出而漁洋之詩無不了然于心口之間又別注年譜凡漁洋生平出處與其師友脉絡無不昭揭如日星宜吾師黃北平夫子激賞以爲漁洋毛鄭良不誣也昔東坡詩有施氏元之注放翁作序云與范公商榷後

二十五六年元之之子武子出此書于東坡之詩庶可無憾夫以范陸二公絶識精詣幾三十年不敢措筆而獨服膺是書其必有以余讀惠子之注寔其與元之注蘇並峙千古讀者當必有取于余言惠子又有補遺一編余爲刻之君黃北平夫子傳一通例得瑩迻書乾隆丁丑八月

趙秋谷先生詩序

吾鄉新城王漁洋司寇執騷壇牛耳提衡海內凡數十年後起而持同異之論者爲益都趙秋谷先生先生足跡半天下翰墨流傳貴之者如拱璧而未覩其全稿歿後滇南李鶴峯閣學視學山左就抄于其家以還于京余自初作詩即奉先生論詩之旨爲依歸逮成進士座主陽城相國于先生實有淵源因介同里宋蒙泉編修乞闕學之本刊之于津門嘗約犁先生談龍錄大旨持異于漁洋而未嘗不同歸者以弁之簡端適闕本家刻本已出隨罷茲役既而蒙泉寄刻本並爲徵序余前序先生之詩見并門觀海二集而未嘗見其序序

并門者爲蒲州吳天章序觀海者爲南海陳元孝兩公皆與先生輩行相倡和其序能盡先生底蘊顧余小子何能爲役無已則仍以兩先生之論序之蒲州序云秋谷抱異才負奇氣渟滀駿發其于世也率然自好無所緣飾故其爲詩也直而不倨高而不詭以如其爲人南海序云秋谷好縱酒喜諸謔後進以詩文贄者合則投分訂交不合則略視數行揮手謝去觀海一集氣則包括混茫心則細若毫髮片言隻字俱不苟下其要歸于自寫性真力去浮靡兩先生之論如此嗚呼詩以道性情詩作于千載以上而能使千載以下讀其詩者可歌可泣愾然想見其爲人此非緣飾之工亦惟其性情

之眞有以不朽于斯世而已若使不病而呻吟處順而感慨後之人何從而尚論之今先生之詩具在論之者可以想見其早年遭際承明仔肩敢吹之氣概可以想見其一蹶不復起窮愁憂憤莫可抒洩之懷抱可以想見其遍遊名山大川之學識可以想見其上下千古磊落不羈一世之精神余未親侍先生讀先生之詩而見先生之眞性情當吾世而後不乏奇懷尚友之士以兩公之論讀先生之詩並讀千載以上之詩謂先生與李杜韓蘇諸公長存天地間可也

沈淩醲郁粹然而光此眞有得于歐曾之髓者秋谷先生因元宴一序而益重矣 沈學子

容安齋詩集序

康熙辛丑見曾之成進士也實出虞山杜林汪公之門時同考官每房二人石首鄭又梁夫子得見曾頭場卷方擬薦公闈二場表判大驚異揚言于堂曰人言北人不諳四六駢體此豈吾南人之所有耶于是大總裁急索閱之公爲朗誦其警拔之句共擊節嘆賞遂獲雋榜發謁公公爲語如此亦自以能得見曾爲喜也已見曾留京教習方肆力于詩古文詞每脫稿必請正于公公有作亦必出以商論故見曾之受知于公者爲最深公以康熙戊戌第一人及第

聖祖知其才

召入南書房供奉未散館即擢庶子蓋異數也公博聞强識
入所應有者無不有詩歌傳誦日下在
內廷應對嫻雅往往稱
旨用是屢被
殊恩當其議論風發援據典則與衍詳贍四座無不厭心飫
聽顧好執持是非不爲詭隨之論婞婀之態以是與時齟齬
雍正元年罷官家居復以貧故教授湘湖間爲大僚修省志
猶陰有劾之者
世宗憲皇帝曰翰林家居修書教讀自是其本分事劾者乃
沮公之以客安名其齋與其棄志感也當是時見曾爲兩淮運

使同門邵基爲江蘇巡撫馬維瀚爲江常鎮道以書請公歸
里公不應邵卒乃歸而哭之見曾乃出塞別公于虞山公曰
以子之才必不終廢子治行在淮南北他日必復來南吾年
六十而甚健倘相見也詎料見曾蒙
恩賜環而公已歿悲夫見曾無似沐公教雖在塞外不廢吟
咏積成卷帙方擬放歸後過公里門請正重追昔年京邸挑
鐙侍坐之樂乃南來一語竟同蓍蔡而相見之約遂不可復
得能不悲哉公孫道泳就學于見曾乃與輯公詩而付之梓
公近體詩聲情高朗音調諧暢品格似大歷諸子古風則入
白蘇之室此有目者所共賞茲不贅論獨述公之始終遭遇

與見曾之受知于公者以爲叙

馬相如遺稿序

乾隆丁卯梧城馬君相如以疾卒于京師踰七年甲戌孤騰元袞遺稿請余作序余以雍正甲寅牧亳州交關中馬思山位嘗以詩學盛于龍眠每推重相如與方南塘貞觀而恨未之識又三年轉運揚州始得客南塘旋以罪去庚申從塞外思山餞余京邸招同相如兄弟暨錢塘杭大宗世駿各賦出塞詩以贈時相如負才名意忼慨甚未幾思山死余在塞外以詩哭之思山無子無可寄即寄相如今相如又死余以罪難之身邀

聖恩得復轉運茲土乃執筆爲相如作序回顧身世死生別

離之際良可悲夫相如諱樸臣前乙未會元太史諱教思之孫自幼即能詩言語妙天下游學于越與諸名公鉅卿爭執牛耳每有所作傳播浙東西之口顧十一躓棘闈雍正壬子始登順天賢書試南宮又躓是年考補中翰相如負文望久公卿多以爲宜在館閣乾隆二年

天子開鴻博試爭以君名薦而試又不第嗚呼相如之遇可謂窮矣相如天才極富少壯時爲詩賦七步八叉都不起草晚亦不耐彫緻後子騰元迫弟蘇臣搜羅遺逸僅得若干首彙分二卷嗚呼此未足以盡相如猶憶余甲子

賜環日相如爲序其出塞稿余與屈山詩寄相如相如屬和

云詩哭九原無寄處書來萬里弔相知沈痛堙鬱可以知其詩可以知其人矣

敘死生離合處筆墨不多令讀者無限感慨先生篤于氣誼故字字從眞情發露文章倘貴妙在能留　惠定宇

李嘯村三體詩序

歐陽子有言詩非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信哉余聞嘯村詩名于膠州高西園鳳翰時西園方以縣丞試用于皖城嘯村皖人也余爲六安州牧每至省必與兩君盤桓後五年轉運揚州大會名士于平山堂時嘯村與西園俱在座賦詩懷古意氣遒上及余被逮西園亦挂彈章嘯村留揚州不去與予兩人相依後余徙塞外嘯村又時時以詩相問訊蓋嘯村之篤于友誼如此歲甲子蒙

恩起牧灤州乙丑遷永平守嘯村俱各有詩甲戌乃復來茲土回憶平山之會首尾踰十八年而嘯村猶傑然爲諸生盡

其所著三體詩詣余求敘嗚呼嘯村之遇可謂窮矣嘯村名
葱幼即聰慧過人弱冠應童子試縣令遂寧張公拔冠一軍
學使者海鹽俞公按皖試春江詩筆不停揮成七言律三十
韻俞大驚有國士之目嘯村自此名益重文益高而棘闈亦
屢蹶當道諸公重其才爭禮之然落拓無所遇嘯村亦不
以非分干人乙卯
天子開博學鴻詞試予以君名薦爲學使者放歸余揚州雜
詩有云心折阿蒙終不第那能不愧武陵賢蓋爲嘯村傷之
也乾隆辛未
皇上南巡接

總江寧龍潭奉
召試
賜官緞及內造針黹等物嗚呼以寒士之詩至傾動
萬乘蒙
恩賞賚不可謂不遇乃其遇亦止此嗚呼如嘯村者乃貧窮士也嘯村曾題燕子磯云年年高臥非關懶許大江南沒處飛以嘯村之才不爲鸞鶴之高翔乃僅效苔封之片石埋沒于荒烟寂寞之濱悲夫予哀其遇因益重其詩詩如嘯村宜其不遇然亦可以不遇也嘯村工于近體不爲古詩不以其所不能爲能此所以爲嘯村也

通篇以觸字貫之情往復掩抑多姿以視廬陵梅都官詩寒冰製于水矣惠定宇

沈艅翁詩畧序

詩原于三百篇至漢魏而始有五言至唐而諸體咸備而郎分有才與學之兩途以少陵之舍天蓋地包舉宇內猶曰老去漸于詩律細昌黎稱孟郊之詩曰妥貼力排奡又曰敷柔肆紆餘奮猛卷海潦夫詩至排奡奮猛可去極其才之所至而猶不能不俯就乎妥貼紆餘之法則信矣學與才之不可偏廢也歸安沈子厚餘自幼能詩才名震海內康熙癸未

聖祖仁皇帝南巡獻

萬壽九言詩一首

召見奏對稱

旨越八年辛卯魁鄉薦壬辰以一甲第二人及第授翰林院
編修
是科會試中式舉人奉
旨覆試命交卷後各奏履歷公奏畢
上舉南巡時獻九言詩事徧諭大臣獎勵有加蓋公之契
上知深矣明年以太安人年老乞假省侍雍正元年癸卯奉
世宗憲皇帝恩詔補原職甲辰充
大清會典纂修官未幾得怔忡症復請假歸是遂不復出公
少時作詩富于才下筆數千言立就與平湖陸聚緱嘉善柯
南陔海寧楊次也號浙西四子一日江都顧書宣謂公曰三

子之詩予殆弗如因舉放翁詩秋毫未合天地隔以示公退而悉焚其稿旬餘復出一編請政則睿宣無間言三子亦俱自謂弗如嗚呼以公之才而虛懷樂善如是是宜旦夕政觀而兼有古人之所長無疑也公魁辛卯時余亦倖登賢書在京師于大衆中曾一接見而未浹洽旋匆匆以落第歸里後十年而成進士從宦蜀徼中丁內外艱再遷而任六安州牧公偕嗣君勉之太史相遇于金陵握手道故生平愛慕之忱一旦傾瀉後復聯選淮南經歷患難謫從塞外今復承恩得從事茲土而公歿已久矣回憶辛卯同登之日忽忽逾四十年迺得讀公遺集而爲之論定不覺慨然者久之

叙事述情抒軸自如此酷摹南豐金華之文而參以史遷傳體者也沈學子

蕭侍讀集後序

予外舅蕭韓坡先生之文章以韓歐爲門徑欲轢古秦漢作者之庭而入于其室故瘦而堅屮腴而外淡識之者蓋鮮焉然先生不以文章名也官于朝爲翰林侍讀清操重一時而令譽孚于人也三十而乞終養樂天倫以老勛名富貴視如浮雲則其于語言文字也尚何有哉故其平生所著文佳者甚富皆散佚不可收拾歿後其季子道一不忍其先君子之言泯滅而無存索諸親戚朋友故舊之家蓋亦有年僅得八十餘篇由先生不甚愛惜致然也然先生嘗作文已顧予而言曰他日能爲我序其文者非子而誰是則先生之于語言

文字。雖不甚愛惜。亦不至視爲鼠肝蟲臂。如異端者之所云。時予少且賤。辱先生之知。而未敢自信。今道一稟先生之文。不遠千數百里。自馬頰挈舟而至淠水。以求序于予。嗚呼。先生之言。猶在吾耳。先生之文。則距今二十有三年矣。于是乎泫然流涕而爲之序。

張榆村平山詩草序

余守永平之五年歲己巳延吾同年友張式九先生長公榆村孝廉來主敬勝書院逾歲有詩一卷其宗人寧遠太守忍齋見而激賞將爲付梓而問序于予予惟榆村爲淄邑名族自其先世松石先生以理學古文起家于前明萬歷閒文學相承歷六世以至榆村猶克世其家學以有聞于吾郡然其平生固未嘗以詩自名也余何以敘榆村哉雖然榆村少時嘗以詩質于其從伯父崑崙先生先生亟稱之于近體則以爲已入中唐境地覺大歷十子去人不遠于古體則以爲幽光古色動人心目橫逸奇宕大有石破天驚逗秋雨之意先

生于詩爲吾東名宿嘗爲漁洋先生所推重而其言如此則榆村之詩可知矣榆村篤學力行而艱于遇合今已七十有九老謝名場其于世間得喪窮通毀譽炎凉人所見爲可喜可愕一切縈戀紫鬱莫可推排之事皆已視爲幻影空花消除殆盡而何有于詩且是集皆其年老漫興之作所謂掣鯨碧海語必驚人如崑崙先生所稱者概未之登又何足以盡榆村之詩哉然斯集也雖篇什無多而感物興懷直攄胸臆其所謂樂天命而不疑遺物累而自得茂叔伯醇之流風餘韻亦可彷彿于長吟拄頰之間而余亦竊幸北平人士之得所師承也故因忍齋之請而樂爲之序

序詩而不專主于詩若即若離作者實得詩人妙悟之旨

惠定宇

黃山詩集節錄序

余同鄉先達膠州黃山法公學優出仕官至方伯而性耽爲詩發言成章其後去官歸里益以詠歌自娛嘗裒其詩文爲十六卷而爲之序者則其同年友蔚州魏敏果公象樞也敏果公以理學應宏運實爲我

朝儒臣之冠其寒松堂諸集

世宗憲皇帝嘗徵以資 王公之講習所謂蓄道德而能文章者其序公詩曰忠臣信友扶正抑邪疆域源流風俗淳漓往往發之于詩又自其文章知遇之奇以及歷官樹績之茂備載序中而于公去官一事尤其深爲致意者康熙戊午

詔舉天下博學鴻詞備顧問著作之選時公以方伯服闋需次都門柏鄉魏公寶坻杜公益都馮公交章以公應詔公以足疾辭吏部不聽則稱不任步履不補原官以歸于是敏果公高其難進易退爲不可及而隱寄未竟其用爲國惜才之意焉則敏果公爲公之知己公之學問經濟與敏果公異用同揆亦概可想見矣乾隆丁丑公之嗣孫坤厚與其從兄坤宏節錄公詩四冊來請余序余謂節錄出于子孫有所不可意者詩家有抒寫性情之作即有不得已應酬之作坤厚兄弟先人于過庭之日別有奉教于公者因以公意刪存之以便于應海內之徵求是未可知余無庸贅論獨公以濟世之

才事業文章彪炳簡冊當道諸公旣已交薦恐後而乃澹忘
寵利歸老黃山伏處著述享年大耋巋然靈光與敏果公斗
山並峙同爲
盛世應運之大賢其不藉詩以傳者正詩之所以必傳能與
寒松堂諸集並行于世以埀之不朽固無疑也是爲序

郭韻清侍讀詩集序

緣情以為詩情之不摯其詩未有能工者也古之為詩者必有篤至之性溫厚之思纏綿悱惻不能自已而後形之吟咏或優柔和緩天平中之音或離奇俶詭汪洋恣肆至于不可方物要皆發乎情之所欲言而非以為牽率酬應之具故曰詩者性之符歐陽子稱詩必窮而後工特以情之發也必有所觸窮愁之士輪囷抑塞迫于外遇易以激發其志意耳假令其人自有深情至性醞釀磅礴不容遏抑雖身處清華吾知其詩當益工必非憔悴枯槁之士所可擬也全椒郭君韻清年二十四登甲科選入翰林歷侍讀授皇子經蓋駸駸通

顯自少及壯未嘗歷羈窮之境其詩多通籍後所作淸而婉麗而不靡直追古之作者至于屺岵之嗟脊令之痛懷人思舊之什一皆出乎肺腑而無假雕繪令讀者有餘感焉信乎情之摯者詩必工不以遇之窮達而有異也君始舉于鄉受知鄞縣少宰邵公少宰語君曰子欲究心風雅則吾同年友盧某方尹江寧盍往見之必有以益子君遂以師禮事余及余被謫出塞君已官檢討乘一蹇驢追送余都門外余以爲君之自待者厚故不爲炎涼浮薄之見及覩其詩知君倫誼之篤出于天性不獨師友之際爲然以君之才行方當展其蘊蓄大有所建立乃甫及强仕而遽歿此余所以愴然興悲

不能置也君兒子元淳持君遺集來謁請序而授之梓余爲
别擇其尤者自乙丑至戊辰存十之四自己巳至癸酉君手
自删定余復爲稍加甄汰存十之八共　百餘篇君雖不獲
永年未有以大顯于世而其見于言者固已卓然可傳如此
亦可以慰少宰之知矣余故論之以著君詩之所以工由其
用情之摯而出之有本也

試帖初桄序

余束髮後習爲詩今七十年矣友朋之好文字之緣老而彌篤每獮得英異之士獎借而曲成之丹黃鉛槧與簿書常相間也維揚安定書院余初任運使時偕博陵尹公所經始大江南北士肄業其間享大名顯當世者踵相接迨余再涖維揚弟子員日益衆業精業勤歲且坐廢請于上官稍更張之厚其廩餼檢稽其出入先後延東沈光祿武進劉侍讀主教席光祿以經術課士侍讀之學出入史傳遷騷其愛士皆癖于余而余亦間至講堂或時延諸生上下其議論其有過人之才者置上舍有加禮行之比年諸生文益上詩益工雖遇

合之故未知何如有數人焉足以窺古人之心成一家言而必用于世無疑也侍讀將北行遴諸生詩課之中程式者示余余觀之詞旨了然而醞釀遒麗無蕪音累句其可與采風者之選矣至試帖之緣起與其別裁之者侍讀言之畧備不縷書

遽然印譜序

才人之遇于世也有幸有不幸而要其才之蘊于中而精氣光怪之發見于事物之間者顯與晦皆不得而掩之明唐六如先生之以才名冠天下也蓋其才足以有爲而遭時處境得以肆其才之所爲故其志進而其身顯今浮屠師遽然者六如先生之六世孫也才雖足以有爲而遭時處境不得以肆其才之所爲故其志退而其身晦然六如先生之進而顯也以其才用之于制義與詩歌古文之間固爲天下之所共推而遽然之退而晦也其才特不爲舉子業而已而隱于浮屠亦得以其濟閒無事之身出其精氣光怪之不能自已者

用之于文人墨士之技藝于是遂善爲石印自文三橋汪尹子以至何蘇朱欽顧沈之徒皆莫能過之此所謂才之不可掩不以顯晦而有異者也予弟之妻兄羅君階蘭識之于京師之邸舍爲傾蓋之交今以羅君之歸里也而來訪之下榻于其花間草堂作印百數十餘方予愛而玩之不能釋諸手夫邊豁之過雖不得似六如而其爲印刓如神工鬼斧之不可端倪也雖六如之舉業詩文亦何以過哉則信乎才之可貴也

徐大中丞讞語序

嗚呼此余亡友前江蘇大中丞徐公之讞語也公諱士林與余同鄉又同舉辛卯賢書出同門余後公成進士九年而仕宦同時公辦事中書而余爲教習余任蒙城令及六安州牧而公爲安慶守與余會與事件相知最深竊見公以儒者而精心于吏治凡屬邑有稽留疑獄未決者悉躬自鞫審予絕無諉左右之處必繫齋慈審平心以情理折之務得其至當雖頑梗譸張之輩無不帖然心服故其爰書動數十百言不厭其詳傳所謂小大之獄必以情者殆盡心于民者歟洎余對簿議案未决而公奉蘇藩司之

命屢辭不至及公至而余案已定以公之明其能白余寃無
疑而失于交臂不得一謝語入于此集中此尤可痛惜者也
公由都郎出爲安慶守適
聖明知遇不二十年而至大中丞其歷任差少生平仕宦惟
安慶與觀察汀漳最久其間平反州縣積案往返駁詰凡屬
欽部事件何啻千百皆不自收拾無有存者歿後閔子範九
于公敝簏中得數冊乃公守皖巡漳時偶存一二而與余嘗
審諸大案俱不入在內閔子欲梓而行之嗚呼此何足盡公
之生平然即此而公之誠心愛民代
天子理物不憚勞悴者彷彿可想見則閔子之爲功實大而

余起家縣令八遷而轉運淮南中謫從塞外三年又四遷而復從事茲土所至折獄亦頗見稱于人而稿隨手散失不得有如閔君者輯而藏之此又余之自恨不如公者也從古表章遺集者或裒其語錄或輯其詩文未有以讞語傳者然詩文未藝而語錄多空言無事實不如讞語以三尺法平萬民之情其用心較實而其取效于民確有明據古人以仕徵學其精神俱在于是後之讀是集者宜于此致思焉可也

大指極寫明愼用刑而朋友存沒之感隨筆附敘體嚴而情摯兩有關係文字　沈學子

德州南關李氏族譜序

家之有譜猶國之有乘凡祖宗之積德開先暨伯叔兄弟尊卑長幼同源共本并知其如何惟是譜者惕然禀水源木本之義油然生仁人孝子之思此譜之所關甚鉅也願世之知此意者或鮮以生同一氣之人漸分漸遠至對面不相識又或攀援貴族支派不明昭穆不辨而冒附為同宗二者皆無與于譜之義余于南關李氏之譜有取焉李本萊之即墨人永樂間擇族望丁多者屯田于德州之左衛遂家于德距今十三世矣支系分明凡非即墨來者皆不得與而余所篤服于李氏譜者有二一則祖塋有記自始祖以下記十三世凡別

葬者皆書其處所其子孫祔葬若干世二則義田有記乙酉科舉人升劉田二百畝以贍族且謂予家貧非能效文正公也惟酌量寡素得行吾志而已爲設規五條一族中貧寡無依者歲給米三石一貧不能具棺者給銀三兩一貧不能娶者給亦如之一不能嫁女者給銀二兩一無力應試者小試給一兩大試給二兩可勒諸金石以明吾志厥後其子世垣早歲成進士任陝之富平令爲拓其貲至五倍嗚呼以李氏父子其最得志者不過綰縣篆陟知州非有大祿秩奉養過厚也而其能景慕前哲爲人之所不能爲若此令食祿者皆體此意以贍其族之人世豈有流離無依煩

朝廷之賑卹者乎夫自文正公條大政劃常稔田千畝爲義田而其子忠宣公純仁暨弟純禮純粹仍再世爲宰相次亦爲名侍從聲華勛績昭耀前史而李氏倘無顯宦疑不逮文正遠甚然李氏科甲日以盛仕宦者皆廉慎有爲其發祥殆未可知以文正之爲能歆動李氏復以李氏之爲歆動後之人則茲譜之所關實大又不止李氏一族能晰其世次詳其懿行而已也余與李爲世戚于其請序也爲書其大者而歸之

堪輿必讀序

堪輿之學六經具有之公劉遷豳而陟巘降原周公卜洛則澗水東瀍水西衛文徙居楚邱而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皆是也後世乃專爲地理一家言世所傳楊曾廖賴四家其著述實繁且夥矣皆不離乎郭景純葬承生氣之一語蓋以龍穴言則屈曲活動龍之性情也以沙言則前後之生氣在朝應左右之生氣在拱護以水言則天門開生旺之來源地戶通化生之情竇實括巒頭理氣之綱領而莫有外焉者矣惜後人多增僞說以亂其眞以訛傳訛彼非此是難以決擇無怪乎今之學者望洋而興嘆也毘陵賈子耋而好學

憶十六年前嘗謂余曰堪輿之學許其于渾蓋儀及坤圖中因按渾蓋儀各省地盤經緯之不同天頂分星之有異知禹貢九州之水土所以不一詩十五國之風氣所以不齊又按天頂分星隨歲差而移易天變乎上地變乎下人變乎中凡世代風氣之沿革或古隆而今替或今是而昔非皆非其所應也余深韙之而以未得讀其書爲恨近余奉
簡命復轉運兩淮鹺課則質于撰堪輿必讀已成出以就正并請序其書編分上下上編名巒頭統要乃山陰劉子廣得巽入口傳巒頭之精義質于摘其旨計七千言凡龍穴沙水之情形堂局葬法之作用靡不條分縷析明晰可喜其下編

名三盤一貫乃賈子得宜豐李三素之三書然後作此以補劉所刪劉子膚之理氣者也余惟儒者于形家言豈能盡信亦信其理之所至而已賈子爲余言坤輿圖上下相去一百八十度居人皆一顛一倒對踵而立審如是則東西必將易位何以西北常寒東南常熱乎且六合之外存而不論亦何必及此也又得中州謝野臣手製矩度板賈子名之曰絜矩儀並備錄梅宣城割圓八線測算法用以測高深廣遠量天測海靡不如志以爲孔門傳授心法在是大學全書始言格物終言絜矩舍忠恕更無別法以此與朱子立異此則賈子之好奇不敢附會獨念賈子書成已十載八十老翁恐終湮

沒特因其來請正而序之如此

旗亭記序

揚州繁華甲天下竹西歌吹之盛自唐以至于今梨園之多名部宜矣顧人情厭故得坊間一新劇本則爭相購演以致時下捺觚多出射利之徒導淫者既流蕩而忘返述怪者又荒誕而不經愚夫愚婦及小兒女輩且豔稱之將流而爲人心風俗之害心甚非之而無以易也全椒蘭皋生於尚風雅假館真州問詩于余分韻之餘論及唐集異記旗亭畫壁一事謂古今來貞奇俠烈逸于正史而收之說部者不一而足類皆譜入傳奇雙鬟信可兒能令吾黨生色被之管絃當不失雅奏而惜乎元明以來詞人均未之及也蘭皋唯唯去經

年復遊于揚出所爲旗亭記全本于篋中余愛其詞之清雋而病其頭緒之繁按以宮商亦有未盡協者乃款之于西園與共商畧又引梨園老教師爲點版排塲稍變易其機柚俾兼宜于俗雅間出醉筆揮灑胸臆雖素不諳工尺而意到筆隨自然合拍亦有不自解其故者記成沈長洲先生適至爲奏終曲先生嘉賞之曰是導淫逃怪兩家對症之良藥也題六絕句于册而勸授梓焉乾隆己卯山東僊父書于揚州之官梅亭

揚州棲靈寺同戒錄序

揚州棲靈寺宗門拙公息慈修行導衆習毘尼法爰于乾隆二十三年四月初八日佛誕設戒壇宣說戒法用俾皈依沙彌因戒生定因定生慧疏瀹靈明以馴至于善覺而捐資以備衣鉢之具者爲候補副使道汪君秉德戒事既竣乃刋壇上諸師及弟子姓名曰同戒錄而請序于余余于佛門之教原未有知何克闡師戒法顧戒之爲義則審之熟矣吾儒有不覩不聞之戒有獨覩獨聞之戒有共覩共聞之戒戒則進乎聖賢不戒則且淪于禽獸佛者之爲戒將毋同乎諸沙彌懺悔之後信能割棄一切解脫精持以優入于菩提薩埵之

戒固不能量其所至卽有不能而守斯戒以卒臘亦猶夫吾儒之不失爲君子人者諸沙彌之得與于斯會洵爲厚幸主斯壇者寧非援登彼岸之善道也與余前此二十年轉運揚州拙公主此方丈余去拙公亦去今又先余以來余與拙公非無因緣者施財之汪君又吾商之善士既有合于與人爲善之義其可以辭是爲序

謹嚴高古本儒說佛修詞尤得體要 鞠遜行

揚州石塔寺同戒錄序

佛教分門而律居首律者三藏之一經論言之學也律行之學也以茲三學自軌軌人則爲法師故學佛者必自得戒始厥初優波離尊者集四部律命曰毘尼元魏時曇柯羅始持僧祇戒本至洛陽而曇無德曇諦等繼之立羯磨法唐南山澄照律師道宣起而作疏律遂大行是故佛住世時以佛爲師佛滅度後以戒爲師沙門披衣祇受諸方供養皆宜珍敬波離提木叉守持而勿懈遺教經所爲諄諄付屬者也柳子之言曰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世有蕩踰乎閑檢而以爲曠達屏棄乎修持而以爲圓通者

雖其軼羣之才非不足以干譽而勸衆而一規乎二教之本旨亦曰賊而已矣揚之石塔寺在唐爲木蘭院開成中累石以瘞舍利遂易今名宋有戒禪師住此蘇文忠爲銘落衣寺之以律門者也主法戒大師能否吾鄉臨濤州人規言矩行淨修峻潔有來受律者示之以尊嚴整齊聞而感動今茲冬期戒于躔至既竣擕其著錄之籍來請序初能公之師拙菴在詩說戒海昌相國以邑子故爲引其端余與能公同齋座而相國則省試座主也世出世間似有宿因非偶然者故序之